

<<苏雪林散文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苏雪林散文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914400

10位ISBN编号：7533914406

出版时间：2001-06

出版时间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苏雪林

页数：35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苏雪林散文>>

内容概要

本书主要内容包括：·绿天秋趣·；绿天；鸽儿的通信；我们的秋天；扁豆；画；书橱；瓦盆里的胜负；五小汤先生；六金鱼的劫运；七秃的梧桐；小猫；收获；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；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之二；·履痕心迹·；黄海游踪；青岛的树；栈桥灯影；千石谱；花都漫拾；春山顶上探灵湖；培丹伦岩穴探奇；罗马的地下墓道；彭贝依古城的凭吊；·品茗话旧·；喝茶；山窗读画记；故乡的新年；童年琐忆；玩具和小动物；哑子伯伯的古听；最早的艺术冲动；兰溪县署中女佣群像；想起四川的耗子；子年谈鼠；林琴南先生；吴稚晖先生怀里昂中法学院；一个五四时代青年的自白；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；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；幽默大师论幽默；陈源教授逸事；陈源教授的爱伦尼；《西滢闲话》；外冷内热的陈源教授；北风；纪念诗人徐志摩；关于庐隐的回忆；冰心女士的小诗；·人生苦旅·；母亲的南旅；光荣的胜仗；来梦湖上的养疴；巴黎圣心院；一封信；奇迹；献给阵亡将士的英灵；炼狱；绝笔日记一组；阅读苏雪林；《苏雪林散文》编后琐话。

<<苏雪林散文>>

作者简介

苏雪林（1897-1999），原名功小梅，字雪林，笔名绿漪、天婴、杜苦等，安徽省太平县人，生于浙江瑞安。

曾留学法国学习艺术，后回国在几所大学任过教授。

1949年赴香港任职于真理学会，次年至法国研究神话。

1952年转台湾做教授，1973年退休。

苏雪林在台湾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，兼写小说、剧本、传记和散文，所著甚丰，计有散文随笔集十七本，除四十年代的《青鸟集》、《屠龙集》外皆为在台湾完成，曾获台湾“教育部”文艺奖、“文复会”第三届中正最优写作奖、中山文艺创作奖、第六届“国家”理论奖。

1999年4月21日,皖籍居台著名老作家苏雪林先生在台南逝世,享年102岁。

三十年代初，苏雪林曾被称为阿英“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”，其散文除若干写景外，多为记人人叙事抒怀的随笔小品。

其文语言明快，文白夹杂而多见理趣，虽然未必十分深刻，但也已颇具学者散文风范。

只是她曾撰文攻击过鲁迅、郭沫若等左翼作家及发表过反共言论，因此在大陆不为人所喜。

<<苏雪林散文>>

书籍目录

· 绿天秋趣 · 绿天 鸽儿的通信 我们的秋天 一扁豆 二画 三书橱 四瓦盆里的胜负 五小汤先生 六金鱼的劫运 七秃的梧桐 小猫 收获 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 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之二 · 履痕心迹 · 黄海游踪 青岛的树 栈桥灯影 千石谱 花都漫拾 春山顶上探灵湖 培丹伦岩穴探奇 罗马的地下墓道 彭贝依古城的凭吊 · 品茗话旧 · 喝茶 山窗读画记 故乡的新年 童年琐忆 一玩具和小动物 二哑子伯伯的古听 三最早的艺术冲动 四兰溪县署中女佣群像 想起四川的耗子——子年谈鼠 林琴南先生 吴稚晖先生怀里昂中法学院——一个五四时代青年的自白 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 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 幽默大师论幽默 陈源教授逸事 一陈源教授的爱伦尼 二《西滢闲话》 三外冷内热的陈源教授 北风——纪念诗人徐志摩 关于庐隐的回忆 冰心女士的小诗 · 人生苦旅 · 母亲的南旅 光荣的胜仗 来梦湖上的养疴 巴黎圣心院 一封信 奇迹——献给阵亡将士的英灵 炼狱——绝笔日记一组 阅读苏雪林——《苏雪林散文》编后琐话

<<苏雪林散文>>

章节摘录

绿天 康的性情是很孤僻的，常常对我说：“我想寻觅一个水木清华的地方，建筑一所屋子，不和俗人接见，在那里，你是夏娃，我便是亚当。”

我的脾气，恰恰和他相反，爱热闹，虽不喜交际，却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，互相往来，但对于尘嚣，也同他有一样的厌恶，因为我的祖父，都是由山野出来的，我也在乡村中生活了多少时候，我原完全是个自然的孩子呵！

康因职务的关系，住在S埠，我和他同居在一处，他每天到远在二三十里外的工厂里去上工，早上六点钟动身，晚上六点钟才得回家，只有星期日方得自由。

他上工去后，我就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又深又窄的天井底，沈沈寂寂，度过我水样的年华。偶然出门望望：眼只看见工厂烟囱袅袅上升的黑烟，耳只听见隆隆轧轧的电车和摩托卡，我想念着我从前所爱的花，鸟，云，阳光……但这些东西不但闪躲着，不和我实际相接触，连我的梦境里都不来现一现了，于是我的心灵便渐渐陷于枯寂和烦闷之中。

我曾读过都德《磨房文牍》，最爱那《西简先生的小羊》的一篇。咳，现在我也变成这小白羊了，虽然系在芳草芊芊的圈子里，却望着那边的崇山峻岭，幻想那垂枝的青松，带刺的野参华，银色的瀑泉，晚风染紫了的秋山，鼻子向着遥天，“咪！”

发出一声声悠长的叫唤。

某年，即S埠为五十年未有之大热所燃烧的一年，某月，即秋声和鸿雁同来之月，我们由S埠搬到S城里来了。

起先，康接着S城某大学的聘书，请他为大学理科主任，并允由学校赁给我们屋子一所。那时我们并不知新屋是怎样一个形式，想像那或是几间平房，有一个数丈长宽的庭院，庭中或者还有一二棵树，但这于我已经很好，我只要不再做天井底下的蛙，耳畔不再听见喧闹的车马声，于愿已足，住屋就说狭小，外边旷阔清美的景物，是可以补偿这个缺点的。所以康接到聘书之后，心里尚在踟蹰不决，我却极力地怂恿，呵！西简先生的小羊，已经厌倦了栅和圈了，它要毅然投向大自然的怀抱里去。

康于是决定了赴S城教书的计划。行李运去之后，康先去布置，我于第二天带了些零碎的东西离开了S埠。我虽然在S城住过半年，但新屋的路却不认识，同车夫又说不明白，我便到H女学校请校长洛女士引导，因为我曾在这个学校授过课，和洛女士颇有交情。

洛女士是美国人，性情极为和蔼，见我来很高兴，听见康也来S城教书，更为欢喜。她请我坐了，请出她朋友沙女士来陪我，又倒给我一杯冰柠檬水。

两个钟头在火车里所受的暑热，正使我焦渴呢，喝了那杯水真有甘露沁心的爽快。

我谈起请她引导去看新屋的话，洛女士说：“那屋子很好，我常常想住而不可得，你们能够赁到这样的屋，运气真不错呀！”

“她们住在这样精雅的屋子里还羡慕我们的屋么？”

我暗想。

喝完冰水后，她和沙女士引我走出学校，逆着刚才来的道路，沿着河走了十分钟，进了一堵墙，我们便落在一片大空场之中，场中只有一个小茅庐余无别物。

我正在疑惑，洛女士指着屋后一道矮墙，和一丛森森的树木说：——你们的屋子在这墙里。

推开板扉，走进那园，才发见了一座极幽蓓的庭院。

呵！

这真是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！

走到屋前，康听见我们的声音，含笑由屋中走出，洛女士和他寒暄了几句话，便作别去了。

等她转过身去，我就牵着康的手，快乐得直跳起来：——有这样一个好地方，我真做梦也没有想到！

我们牵着手在园里团团地走了一转，这园的风景便都了然了。

园的面积，约有四亩大小，一座坐北朝南半中半西的屋子，位置于园的后边，屋之前面及左右，

<<苏雪林散文>>

长廊围绕，夏可以招凉风，冬可以负暄日。

这园的地势太低而且杂树蒙密，日光不易穿漏，地上有些潮湿。

所以屋子是架空的，离地约有六七尺高，看去似乎是楼，其实并不是楼，屋子下面不能住人，只好堆煤，积柴，或者放置不用的家具。

园中尚有一个土墩，土墩上可以眺望墙外广场中青青的草色，和那一双秀丽的塔影。

园中的草似乎多时不曾刈除了，高高下下长了许多杂草，草罩缠纠着许多牵牛花，和茑萝花，猩红万点，映在浅黄浓绿间，画出新秋的诗意。

还有白的雏菊，黄的红的大理花，繁星似的金钱菊，丹砂似的鸡冠，也在这荒园中杂乱地开着。

秋花不似春花，桃李之华，牡丹芍药的妍艳，不过给人以温馥之感，你想于温馨之外，更领略一种清远的韵致和幽峭的情绪么？

你应当认识秋花。

讲到树，最可爱的莫如那几株合抱的大榆树了，树干臃肿丑怪，好像画上画的古木，青苔覆足，长春藤密密地蒙盖了一身，测其高寿至少都在一二百岁以上。

西边一株榆树已经枯死了，紫藤花一株，附它的根蜿蜒而上，到了树巅，忽又倒挂下来，变成渴蛟饮涧的姿势，可惜未到春天。藤花还没有开，不然绿云深处，香雪霏霏，手执一卷书，坐在树上，真如置身于华严界里呢。

有一株双权的榆树最高，天空里闲荡的白云，结着伴儿常在树梢头游来游去，树儿伸出带瘦的突兀的瘦臂，向空奋拏，似乎想攫住它们，云儿却也真乖巧，只永远不即不离地在树顶上游行，不和它的指端相触，这样撩拨得树儿更加愤怒，臂伸得更长，好像要把青天抓破！

春风带了新绿来，阳光又抱着树枝接吻，老树的心也温柔了，它抛开了那些讨厌的云儿，也来和自然嬉戏。

你看，它有时童心发作，将清风招来密叶里，整天飘飘渺渺地奏出仙乐般的声音。

它们拚命使叶儿茂盛，苍翠的颜色，好像一层层的绿波，我们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，在树下仰头一望，那一片明净如雨后湖光的秋天，也几乎看不见了。

呀！

天也让它们涂绿了！

绿天深处，我们真个在绿天深处！

“这园子虽荒凉，却富有野趣，”康笑着对我说，“如果隔壁没有别人搬来，便可以算做我们的地上乐园『啦！

”我没有答他的话，只注视着那些大榆树，眼前仿佛涌现了一个幻象： 呆呆秋阳，忽然变得眩目强烈了，似乎是赤道下的日光。

满园的树，也像经了魔杖的指点，全改了样儿；梧桐亭亭直上，变成热带的棕榈，扇形大叶，动摇微风中，筛下满地日影。

榆树也化成参天拔地的大香木，缀着满树大朵的花和累累如宝石如珊瑚如黄金的果实，空气中香气氤氲，非檀非麝，令人欲醉。

长尾的猴儿，在树梢头窜来窜去，轻捷如飞，有时用臂儿钩着树枝，将身悬在空中，晃晃荡荡地打秋千顽玩。

骄傲的孔雀，展出它们锦屏风般大尾，带着催眠的节拍，徐徐打旋，献媚于它们的雌鸟。

红嘴绿毛的鹦哥和各式各样的珍禽异鸟，往来飞舞，不住地唱出妙婉的歌声。

树下还有许多野兽哩，但它们都是驯扰不惊的。

毛鬣壮丽的狮子抱着小绵羊睡觉，长颈鹿静悄悄在数丈高的树上摘食新鲜叶儿，摆出一副哲学家的神气，金钱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竞走，白象用鼻子在河中汲水，仰天喷射，做出一股奇异的喷泉，引得河马们，张开阔口，哈哈大笑。

这里没有所谓害人的东西，鳄鱼懒洋洋地躺在岸边，做它们沙漠之梦去了，一条条红绿斑斓的蛇，并不想噬人，也不想劝人偷吃什么智慧的果子，只悠闲地盘在树上，有时也吱吱地唱它们蛇的曲子，那声音幽抑，悠长，如洞箫之咽风。

这里的空气是鸿蒙开辟以来的清气，尚未经过市场尘埃的溷浊，也没有经过潘都兰箱中虫翅的扰

<<苏雪林散文>>

乱，所以它是这样澄洁，这样新鲜，包孕着永久的和平，快乐，和庄严灿烂的将来。

林之深处，瀑布如月光般静静泻下，小溪儿带着沿途野花野草的新消息，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，朝阴夕阳，气象变化，林中的光景也是时刻不同的，时而包裹在七色的虹霓光中，时而隐于银纱般的雾里……流泉之畔，隐约有一男一女在那里闲步。

那就是人类的始祖，上帝用黄土抟成的人，地上乐园的管领者。

“你又痴痴儿地想什么呢？”

我们进屋里去罢。

”康用手在我的肩上一拍，呵！

一切的幻象都消失了，我们依然在这红尘世界里。

世上哪有绝对的真幸福呢？

我们又何妨将此地当做我们的“地上乐园”。

一切我们过去生命里的伤痕，一切时代的烦闷，一切将来世路上不可避免的苦恼，都请不要闯进这个乐园来罢，让我们暂时做个和和平平的好梦。

乌鸦，休吐你不祥之言，画眉，快奏你新婚之曲！

祝福，地上的乐园，祝福，园中的万物，祝福，这绿天深处的双影！

(《绿天》，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初版，选自1956年台湾光启出版社增订本)

<<苏雪林散文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